



王嗣爽画像(原件)。

杜甫被尊为“诗圣” 离不开这个宁波人的推动

2 村民保存王嗣爽画像与皇帝敕书抄件

云龙镇甲村的王嗣爽故居，是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的“四普”普查队发现的。

据介绍，该故居其实在“三普”时已经登入，当时文物工作者虽看到族人保管的“救命”书，但因把名字认成“知州王锡”等字样，并不知道房屋主人背后的历史，仅认定此建筑为清代早期建筑，登记为甲村王氏民居。

村民将王嗣爽住处称为“登科第”。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二进院落砖木结构传统民居，门前就是村中小河，前进正屋悬挂的“祖宗像”，正是王嗣爽。

此像为复制品，原件现存某村民家中。画像中的王嗣爽着红色官服，胸前补子上有飞禽，戴乌纱帽，合明代文官样式。

村中还保留一份崇祯四年(1631)皇帝给王嗣爽的“敕书”抄本，文中称他“与俗吏别也”，末尾附有他的六次升迁履历。

此次发现，普查队员通过询问村民，细读原文，发现了其背后的故事。相传，明亡后，王嗣爽在家乡盖走马楼，住在其间拒不下楼，以示“头不顶清朝的天，脚不踏清朝的地”。如今，走马楼早毁，王嗣爽故居内建筑几经改建，大门尚保留部分明代遗迹，特别是一座内院门保存较好。

该门为一道石质牌门，造型古朴，用青石所造，虽上部缺失，但下部保存完好，石门左右各有一根门枋。石柱上端两侧各嵌有一块三角形石板，承托上部石构件。石板外缘雕有云纹、鼓纹等，上覆一横向石板。

在村中一位八旬老人的指引下，普查人员还找到了王嗣爽的墓庄与墓地所在。据称，为防清人搅扰，王嗣爽特将坟墓选在距离甲村较远的韩岭深山。

该老人年轻时曾来此山拜祭，从云龙甲村坐船到高湫堰，从内河入东钱湖，坐船到韩岭，再走几公里。坟墓位于韩岭至塘溪的古道旁，后当地修水库将坟墓毁去，现半山腰处存一石砌圆形拜台与一个深坑，即昔日墓地所在。

墓庄位置则在山脚下平地，现地面建筑已无存，仅能辨认几层平坦台地。老人称，他当年曾在墓庄用饭，后随长辈上山祭祖，故有印象。

3 人品学问影响深远

作为明末遗民，王嗣爽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，不肯屈节于清。

全祖望曾在《续甬上耆旧诗》里为他作传，其中提到，清顺治三年(1646)，王嗣爽已81岁高龄，“有司迫遣登舟，朝见贝勒，先生至慈水，乘潮逃去，信宿而返”。

江南沦陷后，清朝统治者命令乡绅到杭州朝见，施以笼络，他却乘潮而逃，说当效西山采薇，饿死不屈，还写诗说“皮肉空悲衰朽人，敢将朽骨报君亲”“心血未枯凝作碧，鬓毛虽短保如珍”，坚决不肯剃发，誓死抵抗到底。

作为明朝官员，王嗣爽其实官阶不高，但他性格忠直耿介，关心民瘼，是儒家济世情怀的实践者，对家国民族命运有深沉的关切。张寿鏞曾感叹：“偶翁(王嗣爽的别号)……以杜诗当首阳之薇，则其蜷伏海澨，颓然一老，而胸中之气，未尝不贯达长虹也。”

研究杜甫时，王嗣爽更多从一个知己的角度来阅读、感受和理解，同样的忧乱经世情怀，将两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杜诗中的离乱之情与沧桑感悟，自然引起王嗣爽的共鸣，也使他的读解，更在他人之上。

《杜臆》作为承前启后之作，启发了清人对杜甫的研究。清代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、杨伦的《杜诗镜铨》，都受《杜臆》影响。

巧合的是，仇兆鳌也是鄞县(今宁波)人。他的《杜诗详注》，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杜诗注本，初刻于清康熙五十二年(1713)。在莫砺锋看来，《杜诗详注》的特点就是一个“详”字，几乎可以视作是对康熙以前各种注本的集注，对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、诗话也收罗颇丰。但其缺点是烦琐，一字一句皆求出处，分析也较琐碎。读此书时可以参阅清末施鸿保的《读杜诗说》，它是专门纠正仇注之失的。

记者 顾嘉懿
通讯员 李本挺 文/摄



王嗣爽故居前进院落。

近日，记者从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获悉，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(简称“四普”)中，普查队新发现明代宁波学者王嗣爽(shì)故居、墓地、墓庄等相关遗迹。

王嗣爽(1566-1648)，字右仲，号于越，鄞县甲村(今鄞州区云龙镇甲村)人。他是万历年间举人，明亡后拒不仕清，返乡治学，所撰《杜臆》一书，在杜甫诗歌研究史上承前启后。

学界普遍认为，杜甫的“诗圣”地位是在明代确立的，而王嗣爽正是推动杜甫成为“诗圣”的关键人物。

据介绍，此次发现的王嗣爽故居位于云龙镇甲村，原址尚存明末石柱。村中老人还保存着王嗣爽画像与明崇祯四年皇帝敕书抄件。

1 研究推动杜甫成为“诗圣”

王嗣爽，大众或对他不甚了解，但在研究杜甫的学者心中，他大名鼎鼎，影响深远。

杜甫的“诗圣”称号，实则是明代人叫出来的。

明初诗人费宏有诗曰“杜从夔府称诗圣”，嘉靖年间的馆阁重臣孙承恩在诗中评价“诗圣惟甫”，似乎此时这一称号已是众望所归。

到了王嗣爽这里，研究提能升级，他用了37年光阴笺释杜诗，写成《杜臆》一书，被公认为明代杜学成就最高的一本书。

王嗣爽研究杜甫始于43岁，家居父丧，“觉有会心，随复阅之，光景又别，愈阅愈深愈远，若探渊海，涵然不得其涯，靛然不测其底”。54岁，他在宣平县(今丽水)教谕任上开始选注杜诗，想编出一个精选本，但没有一下子完成。

69岁，王嗣爽升任涪州(今重庆涪陵)知州，其间他因事过成都草堂，瞻仰杜甫遗像，肃然起敬，后时常梦回。71岁时，他于任上被诬，得罪归籍。

时值明朝末年，战事频发。还乡后的王嗣爽忧虑民生困苦，国事艰危，幸得刘宗周为师友，于戴山之学中找到安慰。暮年的他最大成就便是终于在80岁时完成了《杜臆》一书。

南京大学研究杜甫的资深教授莫砺锋推荐说：“王嗣爽的《杜臆》不录杜诗原文，也不对杜诗逐句作注，而用‘以意逆志’之法对杜诗的思想内涵进行评说，颇有精到的见解。”如果说前人更多看重杜诗的艺术性，王嗣爽的研究则丰富了“诗圣”的思想性。

有一天，王嗣爽梦到杜甫，醒来写诗“青莲号诗仙，我翁号诗圣”。平顶山学院的罗浩刚和山东大学的孙雪萍都对此写过专论，认为“诗圣”之称正是在王嗣爽倡导后得到多数人的认可，“如果说前人共同促成了‘诗圣’概念的形成，那么王嗣爽则是最终的完成者”。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《杜臆》。